

宋史

第四函  
五十冊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

食貨志第一百二十九

食貨上四

屯田

常平義倉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餽饟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安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隄爲

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聞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眾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旣種稻不咸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穎暨蔡宿毫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述具在請

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  
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  
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  
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  
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  
民墾之歲登所取竝如民間主客之例傳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  
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  
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旣修其利乘倍帝  
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遷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  
不行至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請募民耕潁州陂塘荒地凡  
千六百頃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令未出租稅免其徭役然無  
助於易利而汝州舊有洛南移內園兵人種稻雍熙二年罷賦子

民至是復置命京朝官專掌募民戶二百餘自備耕牛立團長墾  
地六百頃導汝水溉灌歲收二萬三千石襄陽縣洛河舊作隄截  
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頃宜城縣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  
百餘頃知襄州耿望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調  
夫五百築隄堰仍集鄆州兵每務二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給之  
是歲種稻三百餘頃四年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定於古原州建  
鎮戎軍置屯田今本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  
十餘萬儻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  
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北  
至木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爲  
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充四砦監押每砦五百八充屯戍從之旣  
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

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請於  
靖戎軍東壅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二軍置水陸營田於其側命  
莫州部署石普護其役踰年而畢知保州趙彬復奏決鷄距泉自  
州西至蒲城縣分徐河水南流注運渠廣置水陸屯田詔駐泊都  
監王昭遜其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五年罷襄州營田下務六  
年耿望又請於唐州諸陽陂置務如襄州歲種七十餘頃方城縣  
令佐掌之調夫耘耨景德初從京西轉運使張巽之請詔止役務  
兵二年令緣邊有屯營田州軍長吏竝兼制置諸營田屯田事舊  
隸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爲屯田務  
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淮南兩浙舊皆有屯田後多賦民  
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  
以限戎馬而已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河北歲收二

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壅唐二州營田既廢景德中轉運使許逖復之初耿望借種田人牛及調夫耨穫歲入甚廣後張巽改其法募水戶分耕至逖又參以兵夫久之無大利天聖四年遣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漢傑往視漢傑言二州營田自復至今襄州得穀三十三萬餘石爲縉錢九萬餘唐州得穀六萬餘石爲縉錢二萬餘所給吏兵俸廩官牛雜費襄州十二萬餘縉唐州四萬餘縉得不補失詔廢以給貧民頃收半稅其後陝西用兵詔轉運司度隙地置營田以助邊計又假同州沙苑監牧地爲營田而知永興軍范雍括諸郡牛頗煩擾未幾遂罷右正言田況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卽其地大興營田以保捷兵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置營田官一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

夏安期等議竝邊置屯田迄不能成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熙寧初以內侍押班李若愚同提點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紀宥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無慮萬頃治千頃歲可得三十萬斛知秦州李師中論韶指極邊見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詔遣王克臣等按視復奏與師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見韶所指何地雖實有之恐召人耕種西蕃驚疑侍御史謝景溫言聞沈起妄指甘谷城弓箭手地以塞韶妄而責舜卿奏實止有闢田一頃四十三畝中書言起未嘗指甘谷城地以實韶奏而師中前在秦州與韶更相論奏互有曲直韶遂以妄指聞田自著作佐郎責保平軍節度推官師中亦落待制其後韓緺知秦州乃言實有古渭岩弓箭手未請空地四千餘頃遂復韶故官從其所請行之明年河

北屯田司奏豐歲屯田入不償費於是詔罷緣邊水陸屯田務募  
民租佃收其兵爲州廂軍時陝西曠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遠方  
有輸送之勤知延州趙高請募民耕以紓朝廷憂詔下其事經略  
安撫使郭逵言懷寧砦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無閒田高又言  
之遂括地得萬五千餘頃募漢蕃兵幾五千人爲八指揮詔遷高  
官賜金帛而熙州王韶又請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  
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揮以二百五十人爲額人給地  
一頃蕃官二頃大蕃官三頃熙河多良田七年詔委提點秦鳳路  
刑獄鄭民憲興營田許奏辟官屬以集事樞密使吳充上疏曰今  
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莫若因弓  
箭手倣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  
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

糴價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營田旣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糴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詔熙河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略安撫司

點廂軍佃之官置牛具農器人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優劣爲賞罰弓箭手逃地并營田召佃租課許就近於本城砦輸納仍免折變支移元豐二年改定州屯田司爲水利司及章惇築沅州亦爲屯田務其後遂罷之募民租佃役兵各還所隸五年詔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舊部共爲一司隸涇原路制置司提舉熙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乞命官分畫經界選知田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又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爲一營四砦堡見缺農作廂軍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廂軍及馬遞鋪卒願行者人給裝錢二千詔皆從之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内地況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掉

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  
堡鋪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  
千里邊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州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軍用  
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乘之以爲兩不耕者皆可爲法耕之  
於是就糴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腳乘之直革百年  
遠輸貴糴以免因公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  
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我有矣  
七年惠卿履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  
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  
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兩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  
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去年耕種木瓜原凡  
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糗

構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係甲守禦費繕錢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強民爲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爲子種至今未償增入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略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束詔諭惠卿毋蹈前失河東進築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涇原環慶熙河蘭會新復城砦地土悉募廂軍配卒耕種免役已而營田司言諸路募發廂軍皆不閑田作遂各遣還其州紹興元年知荆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詔除宗綱充荊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渡江後營田益始於此其後荊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三年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放古屯田凡軍士相踰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給費斂復給糧依鋤田法餘竝入官

凡民水田畝賦稅米一斗陸田豆麥夏秋各五升滿一年無久給爲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民歸業寢眾亦置堡砦屯聚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之營田事府縣隸之廷臣因規奏推廣謂一夫授田百畝古制也今荒田甚多當聽百姓請射其有闕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蔬地五畝爲廬舍場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爲殿最下諸鎮推行之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如陝西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仍鑄三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爲永業詔湖北浙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竝免五年詔淮南川陝荆襄屯田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田逃田竝拘籍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

莊以一人爲長每莊給牛五具耒耜及種副之別給十畝爲蔬圃  
貸錢七十千分五年償命樊賓王弗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  
世忠張浚岳飛吳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遷賓司農  
少卿提舉江淮營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員外郎副之官給牛種撫  
存流移一歲中收穀三十萬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中嶽  
李宗及王弗皆言營田之害張浚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領之  
於是詔帥臣兼領營田九月以川陝宣撫吳玠治廢堰營田六十  
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歲收二十五萬石以助軍儲賜詔獎諭焉  
三十二年督視湖北京西軍馬汪澈言荆湖兩軍屯守襄漢糧餉  
浩瀚襄陽古有一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兵後堙  
廢今先築堰開渠募邊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種糧令  
河北等處轉運司措置旣省餽運又可安集流亡從之隆興元年

臣僚言州縣營田之實其說有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  
深鄉亭必修器用必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  
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住廣西馬綱三年以市牛會有  
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尙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  
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  
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  
役其彊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  
牛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  
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饑  
死彊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  
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卒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  
取其餘以輸官實爲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同王珏

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  
標旗立砦多買牛犁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  
田必多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  
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  
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繙米一十二  
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疃爲擾百端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  
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興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  
最高一年爲額等第均數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八月詔  
鎮江都統司及武鋒軍三處屯田兵竝拘收入隊教閱六年罷和  
揚州屯田八年復罷廬州兵屯田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駐劄副  
都統制郭杲言襄陽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於邊計非  
田之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修舉爲實邊之計